

第三輯



瞻顧文丛

洋女婿土老帽

李普著

李普

福建人民出版社

第三辑

李普著



瞻顾文丛

洋女婿土老帽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洋女婿土老帽/李普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9

(瞻顾文丛/何满子主编)

ISBN 7-211-03948-5

I. 洋... II. 李...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5745 号

瞻顾文丛

洋女婿土老帽

YANGNÜXU TULAOMAO

李普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7.75 印张 4 插页 161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11-03948-5

I·89 定价: 14.7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主催者语



筹划本文丛时，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我不敢当。“不敢当”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我是个老脑筋，如果尸“主编”之名而不实干，那很无谓。要实干，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且不说能力。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文学手册》的主编之一，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还得提意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那苦头至今难忘。当然，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乃至妄加是正，可是光通读一遍，我也吃不消。空担名义，又何苦来！

当今出书，通行“策划”之名，我一想也不宜仿效。我能策划谁，谁又能听我的策划？而且，一提“策划”，还令人想起“策划于密室”这句不祥的话，有点小小的余悸。因此，我就提出，我可当“主催”。

“主催”一词是日本传入的，犹言组织人、发起人、召集人。三四十年代常用，近年来少见，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以为是我杜撰，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我的确又函又电，主过催；有的如于光远、严秀两位，我还苦苦哀求过，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

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邵燕祥曾提议以



“长春藤丛书”为名，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不全是老头，放弃了。于是由主催人定了“瞻顾文丛”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文丛同人均无异议。

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不了解昨天和今天，就不能预知明天。”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才能避免在空洞的“向前看”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

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族、人类的良心。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

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自由不拘。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那更不在话下。

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

11/1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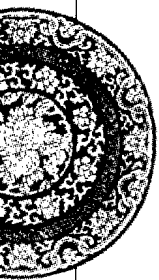
自 序

这里收集的是这些年来我反思的某些收获。思考给我快乐，这快乐我愿与读者共享。

我把这些文章再读了一遍，有两篇发现了不足之处，我很高兴，因为这可能表明我探究世事的能力又有了一点长进。先说《我们需要思想家》，我说的对不对呢，我至今认为很对很对，一点也没错，这次想到的是，思想家只能是极少数的人，所以还要大声疾呼大家都思想。拿我自己来说，学养不足，年已八十又二，这辈子是做不成思想家的了。但是，不论年老年少，人人应当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个人而言，要脑袋何用；就社会而言，要知识分子何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脑袋，理应走在社会前列，首先自己要想，要独立思考。

另外是《我们怎样对女人》，我的议论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很对的，而且反对封建主义至今是一桩极大极大的大事。但是倘若深究事情的真相，我很可能跟着那篇通讯把那件事完全弄错了。那位农村姑娘千里迢迢跑到那矿上去嫁给那位死了妻子和拖着五个小孩的陌生人，也许完全不是由于什么崇拜和同情那位劳动模范和残废军人，因而出此下策，因而决心“以身许之”、“以身事之”。她之所以坚决拒绝父母和矿上的劝阻，执意要跟那个年龄比她大许多的人结婚，原因很可能是为了改变她那“农民”的身份，摆脱她那“农





民”的命运！那是“人民公社”时代，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里，农民吃不饱肚子，又永无跳出苦海的一天。她是女人，女人能嫁出去，人们给她剩下的出路只有这一条了！

所以可见，我想过的，我自己固然可以三思，读者更可以再想。这本小书如果能够激起读者诸君来一同思考，不论认同或者不认同、赞赏还是不赞赏，经过交流和撞击而爆发出思想的火花来，将是我能得到的最大的奖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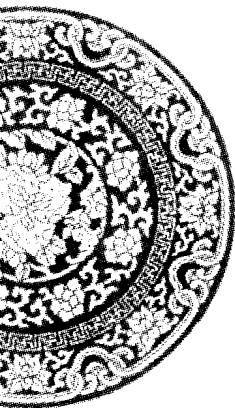
我还希望读者有兴趣注意我的文风。我努力的方向一是尽可能少用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词越多文章越不美；二是动词力求准确，动词越准确文章越好看。不过，或许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本书这些文章内容驳杂，承常大林世兄帮忙，花了很大的心力编排次序，谨此致谢！

2001年2月1日，北京。



1918年生，湖南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专栏作者。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采访。解放后曾在新华社、中宣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1982年从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离休。近年来致力于写作杂文、随笔。出版的书有《光荣归于民主》、《开国前后的信息》、《记者甘苦谈》、《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与妻沈容合著）、《刘伯承元帅传》（初版名《记刘帅》）。



目录

瞻顾文丛 ▲

▲ 洋女婿土老帽

- 1 我愿做个读书人
- 2 思考的欢乐
- 3 “世纪”是把好尺子
- 4 我的红夹克
- 6 我要埋怨三个人
- 10 随崔琦掉泪之后
- 12 投入的人有福了
- 15 推敲“推敲”
- 18 记者与记的人
- 20 路漫漫兮“依法治国”
——为《炎黄春秋》迎接新世纪而作
- 25 打官司的时代
- 30 告别“万岁”
- 33 “舆论一律”的故事
——刘著《现代新闻理论》序
- 36 胡适的一番老话
- 39 值得再读读张之洞
- 42 刘文彩“地牢”的推倒
- 45 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前后
附：也谈开国大典的一张名单 湛震



目录

瞻顾文丛 ▲

▲ 洋女婿土老帽

64 惜哉，四分之一世纪

附：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

83 死胡同的突破

85 乾隆这个土老帽

90 从房改想起西南联大

95 造人才还是造零件

——我们今天怎样办大学

104 “观念”这个怪物

107 洋女婿启示录

114 我们怎样对女人

——为《近世十大社会新闻》所作序的
一节

116 扇子的用处

119 茶馆和俱乐部

122 我们需要思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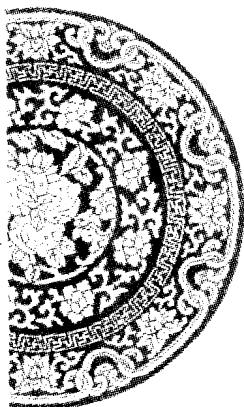
125 黎澍老夫子

138 悼胡绳

146 我所知道的新闻记者夏衍

156 沫沙十年祭

169 不是“我们”



目录

瞻顾文丛 ▲

▲ 洋女孀士老帽

- 171 刘帅与孙子兵法
- 177 朱德的扁担之外
- 180 彭德怀也是一位政治家
- 183 重读古今三封信
- 190 江青·女皇·卒子
- 192 从莫洛托夫想到的
——读严秀的新作后提一个建议
- 200 令我大惊的小书
- 205 出思考题的日本
- 211 日本的葫芦
- 214 我高兴得要跳起来
- 219 我还是很高兴
附：李普兄有所不知…… 于光远
附：伟人可，我辈亦可…… 龚育之
- 225 想起了“算博士”
附：从骆宾王写阿拉伯数字说起
……孙友仁
- 230 千年虫与我何干
——兼答对拙作一文的批评

我愿做个读书人

近来读了点儿历史，有两个收获：

一是，过去的所作所为，无论对错、好坏、明智的或愚蠢的，都同时代的大格局分不开。别人也一样，不论人物大小，不论智愚贤不肖，都如此。这大大吸引我深思。

二是，我更想做个读书人了。我总觉得，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这两个称号，都太空泛。读书人这个词比较实在，要真正读书的才能算数。我愿再读十年书，让自己加几分清醒，减几分糊涂。

1995年12月15日，北京。

（这是应约为一个副刊的超短栏目所作，字数有限定。）





思考的欢乐

2

瞻
顾
文
丛
▲

▲
洋
女
婿
士
老
帽

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多年不用脑子，不想问题了。然后才又悟到，那时想还是想了的，不过是在既定的框框里想，是预先肯定它正确。那所谓的想，其实只是领会，只是学习，只是“跟”，跳出这个框框，便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但是这跳，不是一次就算了。跳了还要跳，于是乎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那些敢于和善于思考的人，是早已享受了这种无上的乐趣与欢欣的吧。

1998年10月8日，北京。

（这也是应约为一个副刊的超短栏目写的，也限制了字数。）

“世纪”是把好尺子

对世事，我是乐观派。“世纪”，这是把好尺子。看十几二十年，也许看不出什么变化来，看一百年，进步就大了。20世纪初，我国还有皇帝，我的母亲还在裹小脚。现在几乎家家有电视，还出现了电脑、无绳电话，那时候人们做梦都想不到。

我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以“树木”泛指科学技术的进步，确实比“树人”——人类社会的进步来得顺利，来得快。不过世界二战以来，后者的进步也越来越快了。我们曾经歌唱大救星、对个人喊万岁，现在如何，不是大进步吗？

2000年12月末，北京。

（这也是应约为一个超短栏目而作，编辑也限定了字数。）





我的红夹克

在我们这大院里，我稍微有点名气。人们说，这老头儿穿戴的胆子不小。

我喜欢红色。那天穿上刚买的深红色夹克，一位也已经年逾古稀，比我略小两岁的老朋友惊呼道：“啊？你真行，这么红的也敢穿！”

我说：“我这是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旧书上不都是说‘红男绿女’吗？”

这是冲口而出开玩笑。但是，我国前人的衣着，虽不像舞台上那般花团锦簇，却也曾是绚丽多彩的。敝邑湖南湘乡出了个曾国藩，是清朝的名臣，又以修身严谨著称。当他还仅是个二品侍郎的时候，寄回两张上等毛皮，给他父亲和叔父做马褂，想不到他在家书中写明，要“用白缎子为面”。两位老人这么装扮起来，当时在敝邑，是不是领导新潮流呢？

予生也晚，没见过大人先生们这份辉煌。无独有偶，20年代末我读过一则西洋笑话：约翰说，色彩在男人身上的阵地，只剩下领带了；杰克反驳道，这话不对，还有袜子呢！

日本投降后那个冬天，我到北平，看见两位洋女士穿着对襟上衣，闪闪发光。一位大红，一位翠绿，衣领上露出皮毛来。我有点奇怪，又似乎有点眼熟。想了一想，原来那就是过去男士们罩在长袍上面的那种缎面马褂。洋女士人高马

大，穿起来足尺足码。这样地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男为女用，真是妙不可言。

最近报载，有个外国人到上海，看到人们穿得五彩缤纷，也大吃一惊；不过他又说：“可惜式样和花色都差不多，太整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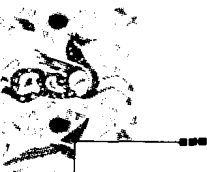
这老外毕竟是老外，不懂得这是我国的新潮，更不懂你我各位都是弄潮的老手。夫所谓潮者，是一阵复一阵，有来又有退之意。这弄潮大有学问，乃潮来一窝蜂，潮中一刀切，潮退一风吹是也。

写到这里，我想起我父亲来。他在上海念大学回老家，那时上海时兴在长袍外面用一段白绸子做腰带，长长地垂下来，衬着各色的袍子更加鲜艳夺目。不料他一到长沙，发现满街都是这种打扮，而且人家的白腰带已经发旧了！他身上的那条洁白如新，反而显得他资格嫩。他给我讲这段往事，带着几分无可奈何的自嘲。现在我想，这样子一门心思赶浪头，恐怕是很难避免这种懊恼的。

“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中山先生将潮流与人群并论，高明至极。我国十一亿人口，十一亿张面孔，长得一样的绝无仅有。造物之神妙，何等可惊可敬！讲到服装，各人的种种情况不相同，何必定要学我们要笔杆子那样，弄得千篇一律呢。

1993年4月





我要埋怨三个人

在电话里接到“我写我”这个题目，我不禁暗自发笑起来，难道又要写检讨了吗？

我想这一次来个反其道而行之行不行？埋怨埋怨别人行不行？

埋怨谁呢？想来想去，我要埋怨的有三个人。首先，是我的父亲；其次，是初小的一位老师；再往后，是鲁迅先生。

我长到六岁，该进学校了，父亲把我送到湘乡县城的横塘小学。我已经认识一些字，父亲便要求学校让我跳级。他把进学校看成科举时代“入学”考“功名”一样，“入学”得越早越好。

学校要考一考，给我出了个题目：“今天”两个字下面点点点点。想必是老师解释了那几个点点的意思，又想必是我弄明白了，并且就“今天”如何如何，作了句把文章，我被允许从二年级念起。

初小二年级的算术课学乘法。我是既跳级又是在开学以后插班的。这算术课使我吃尽了苦头。父亲拜托了老师给我补课，天晓得，怎么追得上呢？补课是在晚上，念了九九表，特别是还要列出式子来，弄得我呆头呆脑，汗流浹背，还赔上了不少的眼泪。